

上海77层楼

上海77层楼



张耀 著·摄影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77 层楼 / 张耀著·摄影. —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2. 10

(张耀新视觉1)

ISBN 7-5633-3715-6

I . 上… II . 张… III . 上海市—概况

IV . K925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73746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育才路15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.cn>

出版人: 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深圳现代彩印有限公司印刷

(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427栋东座2楼 邮政编码: 518029)

开本: 890mm × 1240mm 1/24

印张: 7.5 字数: 80千字

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 001~8 000 定价: 49.80元

本书文、图局部或全部, 未经同意不得转载或翻印。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引子 自说自话的苏州河、小开和没有灯光的Y沙龙

1

第一卷 早上是船，晚上是海

21

a.T先生的石库门，早 b.涨潮、落潮，长了路199弄的最后一座院子

第二卷 在通往天空的电梯里，小姐、先生要上第几层？

77

c.“西班牙洋房”，雪白的领子 d.金大厦77层楼的玻璃窗

第三卷 1932酒吧里的两个女人

121

e.V小姐的二十四小时 f.三点钟的May

上海最i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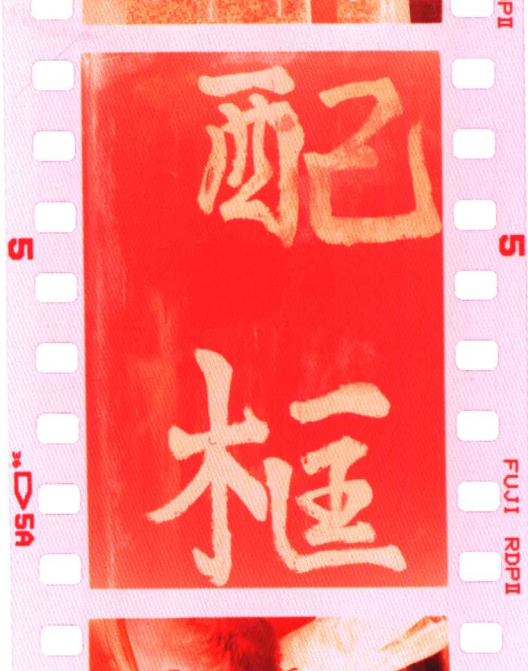
163

引子：自说自话的苏州河、



小开和没有影子的Y沙





龙

黄浦江还是那副很宽，但不壮阔，不紧不慢的样子，没大浪头，也不安静，有一种说不清的
 的 波 动 。

看江面久了，似乎外滩也跟着一起在晃。
 在外白度桥下面，那条苏州河不露声色地伸向城里，弯弯地走了很久，一直低着头。
 在这阔气的都会里，它是一个以前的穷亲戚，只能在后面干活，不能出声。这是一条常让
 上 海 人 记 起 乡 下 来 历 的 河 。

河上，偶尔会走过一条拉货的旧木船，还有人在船头上晾衣服、烧饭，唯一有点江南味道
的地方，很快也不会有了。

苏州河，
却一点也叫人想不到苏州，你可以说它任何东西，就是不能说它清秀，
它是对河的所有想像的相反面。也许一八三二年传教士Gutzlaff带着第一艘洋船来上海之前，
此地也是小桥流水，杨柳人家。后来几百万人都蹲在它头上，它就彻底垮掉了，沉没了，
连一条黑河都算不上。





这个摇篮，摇啊摇啊，
却摇出了半个大上海。就在这一江一河之间，
朝着大海，住了一大群上海人。

什么是上海人？

是穷人也穿白衬衫，小市民把皮鞋擦得很亮，晚上穿府绸睡衣，科长以上的都穿毕叽呢西装，吃一口薄皮的小馄饨，要放虾仁，汤要用小排骨炖出来，“门槛很精”。两层楼的石库门小楼住了十八家房客，楼上是宁波太太，楼下是苏北人，还有天津汉子、湖北妈妈，但认同一个标准，最好看的東西叫“洋气”。

再高一档，就叫“洋派”，从人、房子、车子、马路、大楼，到整个城市，都可以很“洋派”，或者“老土”，这是上海人看世界的分水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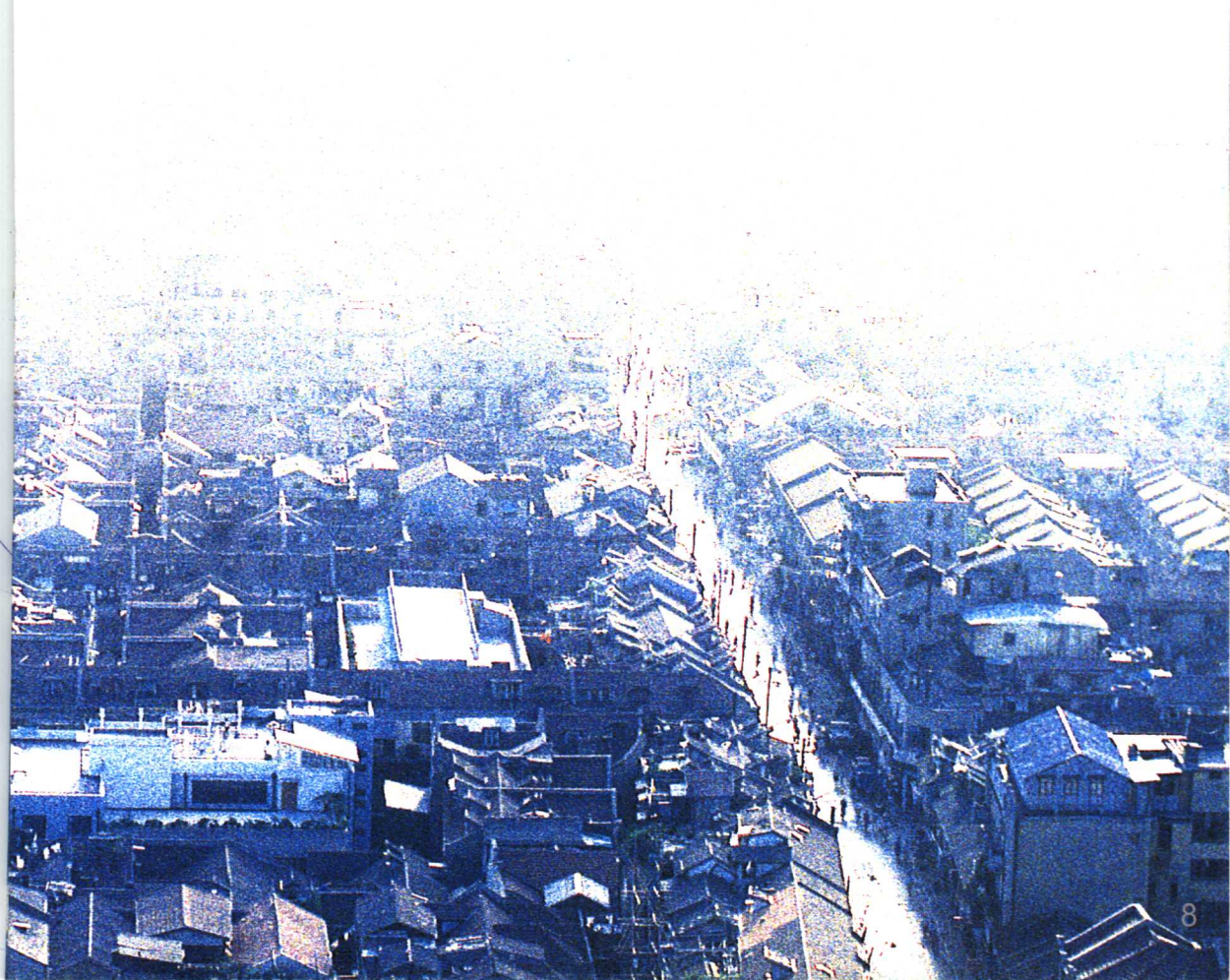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天，一个地。



这个“洋派”，并不是很西方的意思，而是认定你很上海，换句话说就是很摩登。

上海有很多词，都有一个洋字开路：洋钉、洋铁、洋伞，还有西方人，叫“洋人”，因为是从大洋上过来的。

比如Charles Guetzlaff，出名的普鲁士传教士和中国通，一八三二年带了东印度公司的“阿美士德”号船偷偷过了吴淞口，第一次看见上海。想像一下，现在的高楼，那时都是芦苇，密密的人群，那时是成片的野鸭和鸟，还有很土的小城镇，几艘老式的木头海船。



小城的道台还在昏睡，不想让外国人进城住，他们就在城外的江滩上开店，修码头，造起自己的两层小楼，去后面的菜田野地跑马。这片江滩，便是举世闻名的外滩(Bund)，跑马的土路成了热闹的“派克弄”(Park Lane)，再后来是南京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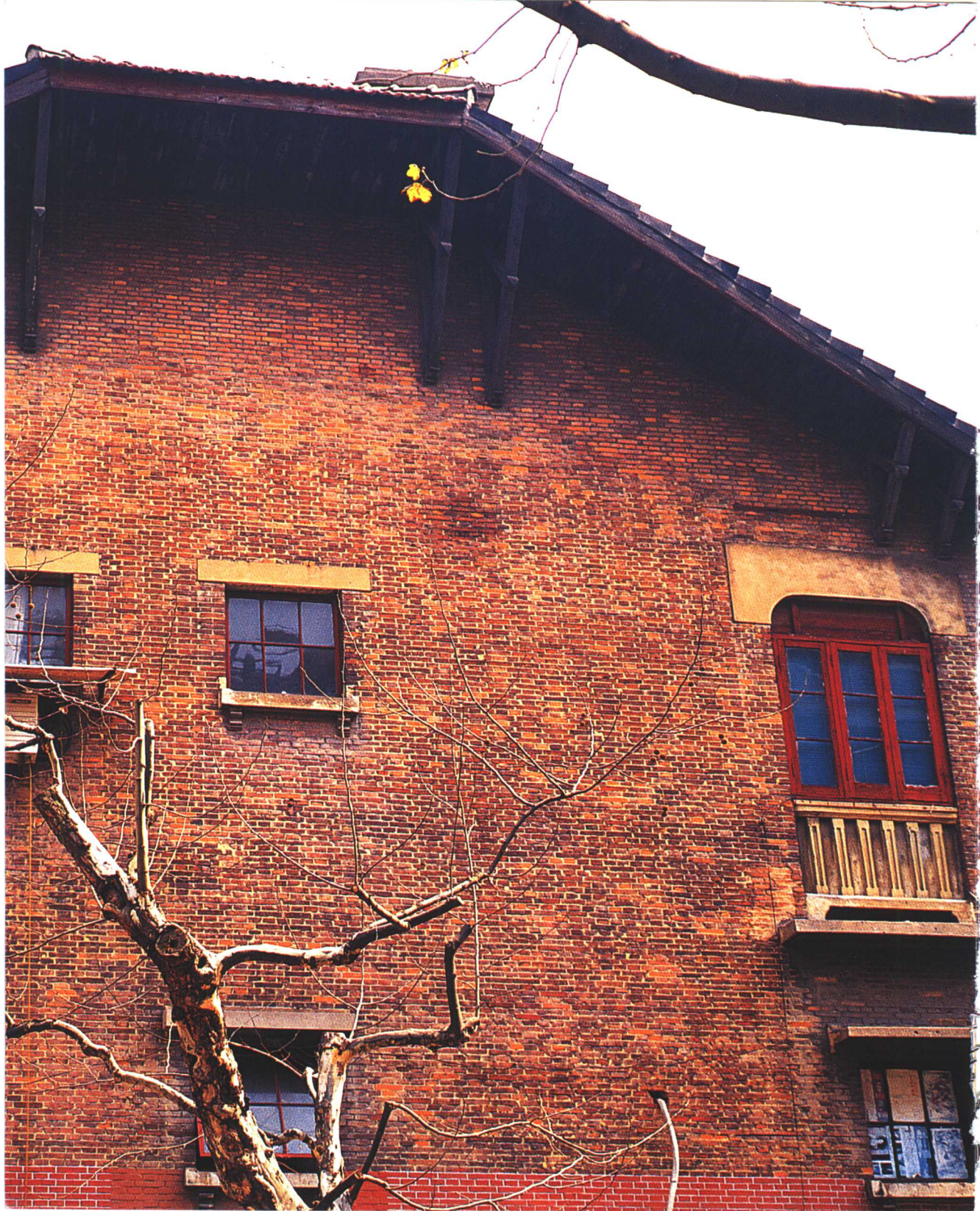
原本的小城成了闭塞的南市，城外的租界却轰轰烈烈起来，花枝招展，霓虹灯、四马路、青帮、红帮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摩登天堂。大淘金的年代，全世界来的冒险者，云集一堂，还有五湖四海的内地移民、暴发户、世家商人、乡绅、墨客、戏子、老K、小瘪三……都变成了上海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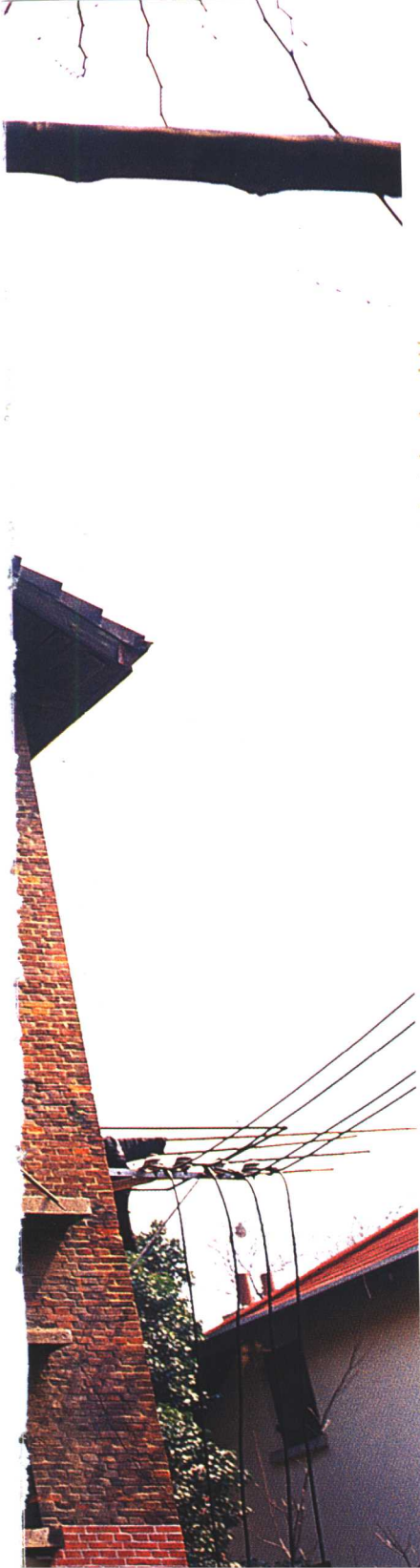
以前，上海还有城市、乡下，城内十区，外面十县。后来，“县”改称“区”，都变成城市了。

把最后一点土气也丢掉了。按一句老话，现在全上海都是“小开”，“小开”是过去有钱人家的子弟，还要有点“洋气”，懂一点洋文。比如手杖不叫“手杖”，也不说原文“stick”，而是叫“司蒂克”，浪漫叫“罗曼蒂克”，舌头多卷两次。上海人说话，本来就软绵绵，有起伏的，喜欢带点声势。这称呼“小开”，估计是从老K来的。老K是打牌里的国王，小K就是国王的儿子，在上海有钱、有派头便是国王。老K、小K的对面，是“瘪三”(无赖而穷的小男人)。

严格来讲，现在的上海是没有小开的，都被四十年的革命干掉了，二十年的改革还太短，刚够制造有钱人，制造小开的爸爸妈妈，小开还要等几年。







现在讲上海人小开，是在讲小开派头。派头这个字，在上海比什么都重要。

还有“派头笔挺”这个说法，好像一件烫过的，还上过浆的笔挺衣衫，自己走来走去，不用在意里面是什么。

更上海的，是说“挺骨”，派头挺骨。

现在此城最挺骨、时髦的人是“白领”，这些人不需有钱的家庭，自己有专业，外语比小开好，可以领子白白地在玻璃大厦进出，当主管。

领子永远雪白，在上海也很重要，也是挺骨的一部分。

荡马路

上海离水很近。

不光凭江临海，挖地下去一两尺，马上冒出水来。以前地皮再紧张，也造不得高楼，旧年代南京路上的二十四层国际饭店，就算到了极限。

过去上海是小弄堂的汪洋大海，

浮出几座旧的洋式大厦，外滩英国房子的圆顶、尖顶像一线弯弯的小岛群。

现在是一片超高大楼的海，让汇丰银行旧厦变成了它们拖长的影子，而连绵无边的旧式里弄也被席卷而去，只剩东一片，西一片，散落在大楼之间。